

周郎作品集

鸳鸯血系列

星星索·苦情玄铁剑上

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

周郎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周郎作品集

鸳鸯血系列

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

星星索·苦情玄铁剑下

周郎著

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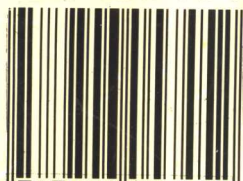
中国武侠研究学会推荐作品

**周郎先生正式授权
盗版必究**

责任编辑：张继全

封面设计：郭宇峰

ISBN 7-80605-745-5



9 787806 057452 >

ISBN7-80605-745-5/1·650

定价：(全10册)168.00元

周郎作品集

星星索·苦情玄铁剑

太白文艺出版社

鸳鸯血系列(1—10)

周 郎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200 千字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80605-745-5/I·650

定价: 1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简介

周郎，一九六九年生，男，安徽宁国人氏。自由撰稿人，中国武侠文学会签约作者。自幼好读书，曾在父亲的指导下对中国古典文学诸如先秦诸家散文、诗经、两汉诗文、唐宋诗词、元杂剧及明清小说进行较为系统的学习。中学时代对英、法、俄、意、德、美、西、拉美、东欧诸国经典文学作品亦有较为广泛的涉猎。就各种文学形式的创作都做过程度不同的尝试。

在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赛上，周郎作品《鸳鸯血》与港台名家于东楼先生的《短刀行》、温瑞安先生的《温柔一刀》一起，荣获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赛最高奖——银剑奖。是大陆诸多参赛的武侠小说作家中，惟一获得此项殊荣的作者。

周郎是自《人民日报》立社以来，第一位在该报发表武侠小说的武侠作者。一九九六年四月，周郎受《人民日报·海外版》之邀，改写其获奖作品《鸳鸯血》第六章，更名为《归忆江湖发浩歌》，自一九九六年七月九日至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连载。

周郎是目前大陆惟一一位打入港台的武侠小说作者，其长篇系列武侠小说《奇兵十境》（《鸳鸯血》系列）由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同时推出。

周郎的作品构思精巧，行文流畅自然。其文风清新雅淡、飘逸潇洒，有一定的艺术性和很强的可读性。

鴛鴦血系列

星星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序 言

一九九三年盛夏，中国武侠文学学会策划编选了一套《武侠新星丛书》，希望能以此举促进中华大陆武侠小说的健康发展和创作繁荣，并企盼从事武侠小说创作的颗颗新星能藉此阵地光彩夺目地冉冉升起。当时学会秘书处责成我为这套丛书写一总序，其实，我深知自己绝非写序的适当人选，因为我既粗闻寡学，又对中华大陆武侠小说创作界所知甚少，然而，信任和盛情难却，我还是在锐意搜求、日夜耽读以后，写就了一篇小序。记得当时我特意引用了黑格尔老人的一句名言：“在历史中，会产生新的东西。”因此我预祝当代武侠小说作家能以新的创作态势和当代意识观照这一小说类型的特殊领域，并做出新的贡献。

两年后，中华大陆的数十位中青年武侠小说作家不负广大读者的厚望，创作出了一大批读之令人心旷神怡的优秀作品，而且在首届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中，就有四部作品分获银剑奖和铜剑奖。其中周郎的一部《鸳鸯血》就获得了殊荣，胜利地捧回了银剑奖。

从收入《武侠新星丛书》中的第一部《天香血染衣》到《鸳鸯血》，以及后来的这几部新作品，我认为周郎兄应属于中华

大陆中的那种能以其厚重的历史感和特有的灵性激活丐史和
武侠世界的新型武侠文学作家群中的一员。更明快地说,这一
作家群创作的总特征是:武侠题材的拓宽,史识的更新和叙
事模式的转变。开阔的历史胸襟和视野,使他们主~~要~~思考~~更~~
多历史现实现象和咀嚼那品之不尽的人生况味。而~~金庸~~武侠
世界的特异之处,又在于他艺术心灵的活跃和想象力的~~丰富~~,
于是他在展现和处理他心目中的武侠世界的视角时就出现了
全方位的新变。无论在礼赞侠魂和民魂中,还是在反思历史、
剖析世情上,由心灵的真诚而抒忧发愤,更见深广。其小说美
学风格,则豪放、婉约、粗犷、灵秀兼而有之。至于结构布局,
叙事技巧和话语运用都有新颖之处。无论主线浓墨重彩的叙
写还是副线的清新笔触,其功力完全可以和当今港台武侠小
说界的创作相媲美。同时也必然深契于二十世纪中国武侠小说
之本质。这绝非是我们的狂妄自大,而是站在第一线的武侠
小说人和它的研究者的心爱及广大读者的一份自尊和自信。
同时,也是对武侠小说创作这一文化现象的超越力量的一
份自尊和自信。

事实上,如果说小说创作是知识分子精神和情感最为自由
与朴素的存在方式,那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大陆武侠
小说同样是武侠小说作家审美化的心灵史。作为各色小说类
型中的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武侠小说,通过几代作家的努力,在
二十世纪初叶开始即以生命的个体形式和独特的话语询问自
我与民族精神的去路。而我们同样深信,在这一世纪初的晨
曦中便开始的询问,绝不会随着世纪末的黄昏降临而终结。
二十世纪中国武侠小说的存活,是一个古老民族百年的梦想
与特异的审美追求的表征。在色彩斑斓的梦想牵引下,新型

的武侠小说走向繁荣是可以预期到的。

周郎兄得天独厚。在他创作的旺盛期,恰值改革开放之风劲吹,他既可以不断地吸纳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精华,又可以接受今日人文精神的熏洗,更有各种可能学习西方先进小说叙事学中的种种技巧。而像先行者金庸、梁羽生、古龙诸巨擘的那种政论家的见识、史学家的学养以及小说家的想象力,无疑都会给他以精神滋养。事实也证明,周郎的武侠小说的内在气质,就有着民族的骨骼和气脉,所以我们能容易把握到他的小说的文化精神,即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交汇和融凝的产物。基于此,周郎拥有一个稳定的读者群,他的精神同仁和不少挚友也都看好他的积极成果,并认为他是众多武侠小说作家中最富内在创作潜能的一个。因此,愚以为周郎兄的新型武侠小说创作及对武侠世界的发现还必将继续。我们寄厚望于他的是,他能把目光更成熟更成功地投向现实与未来。

宁宗一

1998年6月16日于南开寓所

内 容 简 介

他回到家中，却见自己的妻子在床上与别人翻云覆雨的偷欢，他不但不怒反而歉声连连：“对不起，打扰了……”莫非此人没有血性或神经有毛病，非也！其中隐情只有他知道，而其中最大的阴谋他却不知道。

他并非庸才，而身怀超人的武功绝技，他忍辱是为父命，他谅妻是他心中深知做女人的苦衷，他心中还有一个总也抹不掉的情影……

三年后阴谋暴露，他父非生父而是生母的杀身仇人，在养父的阴谋下，他几乎与生母骨肉相残。其中隐情使读者产生一种鄙、恨、怜、惊、喜之感……

目 录

第一回	春夜		(7)
第二回	夫妇		(15)
第三回	明杀		(23)
第四回	患难		(33)
第五回	苦恋		(36)
第六回	风云		(43)
第七回	碧藤		(49)
第八回	夏夜		(56)
第九回	传功		(65)
第十回	内堂		(70)
第十一回	口角		(79)
第十二回	暗杀		(83)
第十三回	平静		(90)
第十四回	护法		(98)
第十五回	星星		(107)
第十六回	教主		(113)
第十七回	南郭平川		(120)

第一回 春 夜

静极了的春夜。玉一般深碧的天空上缀满了星星。

有人说，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人，一颗流星落了，相对应的那个人也就死了。

也有人说，趁着流星的光还没有在夜空消失，赶紧在衣带上打个结，同时心中许愿，如果衣带结能结成，你所许的愿自然就能实现。

严峻和微笑，残酷和宽容，短暂和永恒，绝望和希望……

就这么古里古怪地统一于星星之上。

今夜的星星，似乎离这个山里小镇很近，近得好像你用手都能摸到似的。星星就在屋檐，星星就在山顶，星星就在树梢，星星就在吹过来的风里。

星星落在镇边的河里，随着波涛的起伏，轻盈地摇曳。

星星隐在河边几十里长的水竹林里，随着竹枝的摇动而微笑。

在这个春夜里，没有什么不是迷人的。朦胧的花就在篱笆上、窗台下，散发出诱人的香气。

在这个春夜里，小镇处处都是静谧的，似乎不静谧就不能体会这神秘醉人的春夜。

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镇北的大路边，有一座赌局子，那

里却是灯火辉煌，人声鼎沸。

只有无赖们才会到这里来大呼小叫。

无赖们似乎永远都是大呼小叫、精精怪怪的，似乎他们从来就不肯安静一会儿，似乎一安静下来世界就会倒个个儿。

无赖们的哲学，就是“动”！一静不如一动！

一个身影映在门前的光影里。

“刘海，怎么跑了？”屋里有人怪叫起来。

“输急了，输急了！”众人都哄叫起来。

那身影怒骂道：“放你妈的屁！老子就是输了成千上万，又何曾急过？老子回去取钱去，你们等着好了！”

“刘海，你小子下三辈子再说什么成千上万吧！”

又是一阵哄笑，外加上唢哨声。

那身影跳了起来：“老子今晚要不扳回本儿，老子就不姓刘！”

“那你跟我姓好了！”屋里的人仍不依不饶。

“刘海，你再输了，咱们押老婆如何？”

“好主意，好主意！”哄闹声顿时炸了开来。因为谁都知道，刘海的老婆长得蛮漂亮，又很温柔。

刘海急了：“老子赌你妈！”

西厢房中，烛光摇曳。

似乎不仅是烛光在摇曳，连整个房间都在摇曳。

绣床之上，被浪红翻。他们太粗心了，连帐子都没有放下。

说不出的风光旖旎。

也正在这时，门开了，声音很响，真是不巧之极！

床上的二人惊恐地坐了起来。男的是村里的牛倌，一个憋了很久的愣头小伙。女的云鬓散乱，面色苍白，两人都张着嘴，怔怔看着那道门。

一个乱蓬蓬的脑袋伸了起来，自然也看见了房中的奇景。他也怔了一下。

但很快，他开心似地笑了，咧咧嘴：“打扰打扰，我来取钱。”

他推开门，走了进来，神态自若。

少妇怔怔地望着走进门的人，眼中的神情说不出地古怪。她甚至忘了，自己赤身裸体坐在床上，身边有一个同样赤身裸体的年轻男人。牛倌在发抖，显然他没料到，这女人的丈夫竟在这当口出现了。

进来的人正是刘海，这少妇的丈夫！捉奸在床，难道他是捉奸来吗？

刘海走到床边，笑嘻嘻的。牛倌抖得更厉害了，一拱身，跪在了床上：“大哥，我不是人，我不是人！”

女人似乎惊醒了过来，恶狠狠地盯着牛倌，似乎在恨他的懦弱和胆怯。

刘海轻笑道：“你不是人是什么？”突然身子往下一蹲。牛倌吓了一大跳，语不成声，差点没跌下床来。

刘海伸手到床下拖出一只破藤条箱子，打开了，取出十几两碎银子，揣进怀里，又将箱子关好，用手将箱子送回床底，然后站起来，拍拍手：“真对不起，打扰了你们，我走了。”

他走到门边，拉开门，回头又笑了一下，这才小心翼翼

关上门走了，一边走，一边还哼哼着什么山歌小曲儿。

古怪的刘海。

古怪的刘海夫妇。

古怪的不安宁的春夜。

刘海这名字，听起来挺有意思的。

首先，刘海这个名字挺俗气的。当地方言，“海”字是用来形容一个大大咧咧有些二百五的人的。

但是，女孩子额前的轻柔卷发，也称为刘海。一听到“刘海”二字，你当然会想起某一个女孩子甜甜的小脸。

所以刘海这名字是淳朴中不失妩媚的。

三个月前，刘海的父亲从外地打工回来，给刘海领回来一个媳妇，全镇轰动。

新媳妇倒不怎么腼腆，她说她叫吴星，挺不错的一个名字。

见过世面的老人暗中都说这吴星定然是吃江湖饭的，比如戏子、妓女一流人物。他们很瞧不起这类人。

年轻人的眼中可都冒出了火儿，因为貌不惊人的刘海竟然有了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媳妇儿。

回来的第二天，刘海的父亲刘长乐便给二人圆了房，都没怎么办喜事。而山里人对婚姻嫁娶的事向来是十分重视的。

回来的第六天，刘长乐死了。这就更让人奇怪了。

据说刘长乐死时口喷鲜血，显然是在外面受了什么伤。

风言风语席卷了整个小镇，说什么的都有。

不管怎么说，原先笑呵呵的刘海突然间似乎变了个人。

原来他很喜欢各家串门，现在不串了。

原来他很喜欢和姑娘媳妇们打闹的，现在老实多了，一见年轻女人就扭头、低头，绕道走。

原来他不常去赌局子的，现在差不多天天泡在里面，有时候直赌到半夜三更才回家去。

有人追问刘海关于他老婆的问题，刘海总是含笑不语，神秘秘的，弄得那些混混们心里直痒痒。

今晚的事情镇里的人并不知道，若然知道了，又会说什么呢？

刘海看见他老婆和别的男人云涌雨注，却是神态自若，不为所动，还连声说“打扰”，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刘海有点不正常？

刘海出了大门，不唱了，因为不远处有个小小的身影在向他招手。招了两招，那身影飘进了镇边的一大片柳林中，迅若鬼魅。

好快的身法！

单只这一手轻功，已是足以惊世骇俗了。这个小镇里怎会有武林高手出现呢？

身影没入了黑沉沉的柳林中，一声叫唤却留了下来：“过来！”

刘海怔住了，揉揉眼睛，咬咬牙，走了过去。

刚刚走入柳林，一个悦耳的声音响了起来：“刘海，刘长乐是你什么人？”

刘海一愣，怒叫道：“你是谁？”

那人笑着道：“你甭管我是谁，先回答！”

“凭什么？”刘海是个愣头青，也是个无赖，自然不吃这